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_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_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歷代帝王宅京記

地理類三

都會郡縣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

國朝顧炎武撰所錄皆歷代建都之制上起伏羲下訖於元仿雍錄長安志體例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事蹟前為總論二卷後十八卷則各按時代詳載始末徵

引賅洽考据亦頗精審蓋地理之學炎武素所擅長也此書寫本不一浙江所採進者僅總序二卷而較之此本則多唐代宗時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陝州一條元順帝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為汴京路北京路為武平路西京路為大同路東京路為遼陽路一條蓋舊無刊板輾轉傳鈔訛缺異同所不能免此為湖北採進本首尾悉備較為

完足故据其卷第著之於錄焉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四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一

崑山顧炎武撰

總序上

伏羲氏都於陳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太昊陵

春秋傳曰陳太昊之虛也

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

司馬貞三皇本紀注曰據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

大庭氏之庫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水經注曰陳城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城東北三十里許猶有羲城實中

黃帝居軒轅之丘

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

邑於涿鹿之阿

今直

隸保安州

遷徙來往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漢郡國志上谷郡涿鹿縣引帝王世紀曰黃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黃帝祠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理記

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南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

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流注東北入涿水

少昊自窮桑登帝位

在魯城北

居曲阜

今曲阜縣有少昊陵

春秋傳曰封伯禽於少皞之虛

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 劉禎魯都

賦昔大庭氏肇建厥居 少昊受命亦都茲焉

顓頊都帝丘

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注衛今山東郡濮陽縣昔

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塚 皇覽曰顓頊塚在城門外廣陽里中

帝嚳都亳

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

水經注曰亳本帝嚳之虛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

堯都平陽

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

五子之歌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

孔安國傳冀州堯所都

春秋傳曰吳公子札觀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應劭曰在

平河陽

舜都蒲坂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媯州城

是也

禹都安邑

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郡國志夏縣東北十五里安邑故城禹所都也皇甫謐

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服虔曰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

湯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曰傳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金履祥曰唐虞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不宜謂嚳先

王也先王者必指元王此商王追稱之辭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殷湯所都皇覽曰偃師有湯亭有湯

祠書立政三亳皇甫謐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

師為西亳詩元鳥正義曰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

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曰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

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隣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

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在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註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臯南軒棘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柴湯居亳今濟陽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

括地志曰宋州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地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為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即帝嚳湯所都盤庚所遷亳邑故城在偃師縣西十四里

仲丁遷於囂

音敎史記作噉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

書正義曰李顯云囂在

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敎倉二說未知孰是括地志云榮陽故城在鄭州榮澤西南殷時敎地也周時名

北制在敖山之陽後屬韓為滎陽
縣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縣

河亶甲居相

書傳曰在河北
州內黃縣東南

括地志曰故殷城在相
史記項羽與章邯期洹

水南殷虛工今河
南彰德府安陽縣

祖乙圮於耿

書傳曰圮於相遷於
耿河水所毀曰圮

水經注曰汾水又西邊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
自相徙此為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後漢郡
國志曰河東郡皮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括地志
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今山西
平陽府蒲州河津縣史記作邢
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

盤庚遷於殷

次巳曰革全書

通

歷代帝王宅京記

五

史記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

成湯之故居

水經注曰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始此書五方括地志

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釋文馬氏曰五邦

謂商邱亳
翼相耿

武乙徙朝歌

今河南衛輝府汲縣

史記曰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又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民謂之三監

後漢郡國志曰朝歌紂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國水經注曰朝歌城本沫邑詩云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殷王武乙始遷居之為殷都也有糟丘酒池城內有鹿臺紂自投於火處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

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周太王遷於岐山

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史記曰后稷封於邠

徐廣曰今蘄鄉在扶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蘄城一名武功

古邠公劉居邠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新平縣古幽國公劉所邑之地古公遷

岐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於岐下

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文王居豐

括地志云周豐宮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今陝西西安府鄠縣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

武王宅鎬

括地志曰鎬在雍州西南二十五里顏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今陝西西安府

咸陽縣西南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

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水經注曰

渭水上承錫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

既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今河南府洛陽縣

史記曰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

為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

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

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

隱索

曰言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賓滅以至於今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

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

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

其有夏之居

索隱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

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鄙

索隱曰杜預云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

顧詹有河

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

成王使召公相宅

召誥曰惟二月既望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

越六日乙未

王朝步自周則季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

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

傳曰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

傳曰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

今河南城也
義曰漢河南縣治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

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倭甸男邦

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洛誥曰周公曰予維乙

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

傳曰我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
渥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

先墨畫龜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

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食

傳曰今
洛陽也

將定下都遷殷
頑民故并卜之

佯來以圖及獻卜

傳曰遷使以地
圖及獻所卜吉

兆來告
成王

又曰戊辰王在新邑

傳曰以十二
月戊辰晦到

烝祭歲文王駢牛

一武王駢牛一王命周公後

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京

瑞曰郊山

名鄆邑名

史記曰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維維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維維邑

平王東遷居維維邑

史記曰平王立東遷於維維邑辟戎寇

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

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
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
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雒邑遷殷頑民於成
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
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
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
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

括地志曰故王地本邠郟周公新築在洛州河陽縣

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

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

詳見卷三

秦孝公都咸陽

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里

史記曰秦之先中潏保西垂非子居犬丘

正義曰扶風槐里縣

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時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

封邑於秦

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

亭莊公復居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四年居汧渭

之會寧公徙居平陽

徐廣曰郿之平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

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

德公居雍

正義曰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

獻公居

櫟陽

徐廣曰今萬年是也

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

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即孝公徙都之處

築冀闕徙都之

秦凡八徙

漢高帝初王關中

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

二年冬十一月都櫟陽

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北櫟陽鎮

五年春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乃西幸洛陽

因戍卒婁敬之說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史記劉敬傳曰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

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筭居岐

師古

曰筭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策者以示無所携持也

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

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

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

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故周
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
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
之衰也分而為兩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
三十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
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

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未能全勝也

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

攬同謂促持之也亢下郎反

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

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

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東萊大事

記曰婁敬所引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於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耳敬所言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見言之東遷以前全盛之周則識之者鮮矣

留侯世家曰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皆勸上都洛陽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澗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也夫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

北有胡苑之利

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

阻三

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京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
都關中

七年春二月自櫟陽西都長安

地理志云長安縣高祖五年置長安本鄉名盧

館封長安侯 今陝西

安府長安縣西故城是也

史記高祖本紀曰上擊韓王信還至長安蕭何治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上書奏事謁

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馬亦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

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

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

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悅自櫟陽徙都長安

惠帝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

夏六月發諸侯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

城長安三十日罷秋九月長安城成

此據漢書孝惠帝本紀文案史記呂

后本紀曰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此云五年九月成小異索隱引漢宮闕疏四年築

東面五年

築西面

漢書翼奉傳曰元帝時奉為中郎上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所由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

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

金

度大各反

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師古

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

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

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

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

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成周左據成臯右阻澠池前鄉

同

崧高後介大

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

百里者八九東厭

壓同

諸侯之權西遠

於萬反

羌胡之難

陛下共

恭同

已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

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

奉誠難亶居而改作

如淳曰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居謂依舊都

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無復繕治宮館不

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

疾疫百姓菜色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或至相食地比

震動

師古曰比頻也

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執國政者豈可不

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言當防意外之變

臣願陛下因天

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

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

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義也

到

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

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有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

雖周之

隆盛亡以加此惟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

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
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
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
惟陛下裁赦

王莽傳曰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聚獨未央
宮燒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
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
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

數十萬長安為虛

城同

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

惟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

天下艾

又同安

光武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於鄗南冬十月
癸丑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

後漢書杜篤傳曰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
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杜篤論都賦曰皇帝以建武十八年巡於西嶽行至

長安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廡
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橋涇渭

王景傳曰先是杜篤奏上論遷都欲車駕遷還長安
者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

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凰

白馬等瑞乃作金人論頌雒邑之美天人之符

獻帝初平元年春二月丁亥遷都長安

後漢書楊彪傳曰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

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

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
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雒邑今天
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
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石
包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

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並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還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罷卓使

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後漢書董卓傳曰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廟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

蔡邕集有宗廟祝嘏曰嗣曾孫皇帝其敢昭告於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

祖復帝祚遷都雒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
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鴻業奉嗣
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
叛逆震動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
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
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日乙巳
至於長安勅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
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

視籘合嘉蔬香其醎醎豐本明染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又有九祝辭曰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興平二年秋七月車駕東歸

建安元年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

後漢書本紀曰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

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
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
書郎以下自出採椁音呂埤蒼曰稽自生也或饑死墻壁間或
為兵卒所殺

八月庚申遷都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魏文帝黃初元年冬十二月初營雒陽宮戊午幸雒陽

二年春正月改長安譙今鳳陽府亳州許昌是年正月改鄴今

南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洛陽為五都

水經注曰魏因漢祚復都雒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
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跡鄴為王業之本
基故號五都

魏畧曰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
循魯陽東界郟為中都之地令天下民聽內徙復五
年

按是時三國鼎立季漢昭烈帝都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吳大帝都建業

今南京應天府

晉武帝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受魏禪都雒陽

惠帝永興元年冬十一月河間王顥使其將張方劫帝幸長安以征西府為宮

光熙元年夏六月帝還雒陽

懷帝永嘉五年夏六月劉曜王彌寇雒陽帝蒙塵於平陽

晉書本紀曰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

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姓流亡者十八九帝詔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祇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為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即皇帝位於長安

四年秋八月劉曜寇長安冬十一月帝蒙塵於平陽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丙辰即皇帝位於建康

愍帝建興元年

改建業
為建康

晉書王導傳曰蘇峻既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
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
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元德俱
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
帛之風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
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
恐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

並不行

晉禪於宋

宋禪於齊

齊禪於梁

梁禪於陳五代皆都建康及陳後主而隋滅之

元魏始居匈奴之故地至力微

追謚神元皇帝

乃遷於定襄之

盛樂

五傳至猗盧

追謚穆皇帝

乃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

以為南都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湟

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

四傳至賀傉

追謚惠皇帝

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

紇那

追謚煬皇帝

遷於大寗

翳槐

追謚烈皇帝

城新盛樂

在故城東南十里

什翼犍

追謚昭成皇帝

移都於雲中之盛樂宮其孫珪始即皇

帝位為太祖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崑山顧炎武撰

總序下

天興元年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
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

六年秋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澗南面夏屋山背黃瓜
堆將建新邑

太宗泰常七年秋九月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四三十二里

高祖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雒京

十八年春正月乙亥幸洛陽西宮閏二月壬申帝還至平城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冬十一月己丑車駕至洛陽

十九年秋八月金墉宮成九月車駕幸金墉宮庚午六

宮及文武遷於雒陽

魏書任城王澄傳曰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介詔太常卿王謏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順天應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是伐叛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

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
之社稷任城欲沮衆耶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
然臣是社稷之臣豫叅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
欲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
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革卦今更欲
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
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
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

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實難峻函
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
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
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
能不驚擾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
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
子房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
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

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說曰若非任城朕事不得就也

李冲傳曰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雒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稽顙固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

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今若不南遷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王公等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

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壽高祖即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脅定羣情外為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雒陽

東陽王丕傳曰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大事如臣愚見謂為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

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為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言曰卿言無馬此理麤可馬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於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者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都於涿鹿既定之後遷於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王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為不可中原

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
臣雖管見膚淺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
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丕曰陛下
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勅臣
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當訊之卜筮
審吉否然後可高祖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
禧尚書李冲等皆欲請龜卜吉凶朕謂誕等曰昔周
召卜宅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

卜者所以決疑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遂隨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其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

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
仍守愚因帝皆辭而答之辭屈而退

孝武帝永熙三年秋七月丁未出奔長安己酉高歡入
洛冬十月丙寅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丙子兆遷於
鄴

魏書孝靜本紀曰是月壬申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
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
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於變通理出於不得已

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
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維新及正光之際國步孔
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吾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
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
昌寶歷主者明為條格及時發邁

自是分為東西魏

東魏禪於齊都鄴

西魏禪於周都長安

金史卷之四十一
卷二
一
及周武帝滅齊宣帝大象元年以洛陽為東京

周禪於隋

隋文帝開皇二年夏六月丙申作新都於龍首山

在漢故城

東南十三里即今陝西西安府

隋書高祖本紀曰朕奉上元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宮常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於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

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徃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
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
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
聚論變通之數稽幽顯之符同心固請辭情深切然
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嚮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
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盤庚篇曰
重我民無
劉盡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
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

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源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
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
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乃詔左僕射高頴
將作大匠劉龍鉅鹿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義
等創造新都

庾季才傳曰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謀
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
事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

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頰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李穆傳曰上素嫌臺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鬼妖蘇威嘗勸遷都未決適太史奏狀及穆上表請改都邑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是則可矣遂從之

冬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興城

三年春三月丙辰遷於新都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營洛陽為東京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九年春三年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唐高祖受隋禪都長安

新唐書突厥傳曰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
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
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
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

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

高宗永徽五年冬十月和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

顯慶二年冬十二月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

武后光宅元年秋九月甲寅改東都為神都

資治通鑑曰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武后長壽元年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長壽元年秋九月癸卯以并州為北都

通典曰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

都

中宗神龍元年春二月甲寅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

并州

元宗開元九年春正月丙辰以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夏六月己卯罷中都

舊唐書作秋七月戊申

通典時揚州功曹叅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臣

聞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昔魯

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
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
時愚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
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國之
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
使十萬之戶將安投乎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
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國都
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游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

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陽德之殿趙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愚誠願陛下明詔罷中都則獲福無疆天下幸甚六月三日詔停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六典曰京兆河南太原為三都

十八年夏四月乙卯築西京外郭凡十月而功畢

肅宗至德二載冬十二月戊午朔以蜀郡為南京鳳翔

郡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上元元年秋九月甲午以荊州為江陵府置南都復以
南京為蜀郡

二年秋九月壬寅罷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
南都之號

元年去年號稱元年其
年四月改元寶應建卯月辛亥朔復以京兆府為

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
原府為北都

新唐書呂諲傳曰為荊州刺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如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陝州

舊唐書郭子儀傳曰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

犯京畿上幸陝州程元振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

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

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嶠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
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
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
利則入守則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
帝業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
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
倡義亦先入關唯能翦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
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

者羯胡構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之飾說近因吐蕃陵逼鑿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鍊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咸

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
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
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
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
懷經於相土人烟漸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
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
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奈何棄
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

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
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稍食不充國用有關以臣所見
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
為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
之休况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
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鮒之直薄政弛
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

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
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回鑿上都再造邦家
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
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
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元
載傳曰扈駕自陝還上表請以河中府為東都秋杪
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
奏以聞載遂抗表請建中都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

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疏
入不報

杜佑通典議曰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洛陽
宮室正在土中周漢以還多為帝宅皇輿巡幸之處
則是國都何必重難遷移密邇勅寇擇材留鎮以息
人力自然無慮答曰古今既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
也既定鼎郊廓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徙始
則晉鄭夾輔終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

有請隧之借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殄魏晉以
下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內
財力雲奔風趨倘議遷都得非蹙國斯乃示弱天下
何以統臨四方洛陽地瘠彫敝尤甚萬乘所止千官
畢臻樵牧難資藁秸難贍又無百二之固慮啟姦凶
之心豈得舍安而就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初平項
羽將宅洛師婁敬請居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田肯稱
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牙帳在於河曲數十萬騎

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財力且乏百辟震恐皆請
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方止永安宗社實賴聖謨
議者又曰洛陽四戰之地既為不可蒲坂虞舜舊國
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吳蜀寧不堪居答曰
蒲坂土瘠人貧困竭甚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
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
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
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

搖未可輕議

僖昭之時乘輿屢出

舊唐書僖宗紀曰光啟元年十二月沙陀逼京師田
令孜奉帝出幸鳳翔初黃巢據京師九衢三內宮室
宛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相攻縱火宮室居市閭里
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補葺至是亂兵
復焚宮闕蕭條鞠為茂草矣

新唐書朱朴傳曰昭宗時朴為國子博士上書議遷

都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
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
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
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
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海與
鳳林為之關南蒲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
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
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

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
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
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
人心彊復狼戾不可以都唯襄鄧實居中原人心質
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
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趙匡凝傳曰匡凝南山東道節度使天祐元年封楚
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又曰昭宗嘗

有意都襄陽依匡凝以自全

昭宗天祐元年春正月壬戌朱全忠逼帝幸東都夏閏
四月甲辰車駕至東都

舊唐書昭宗紀曰乾寧四年七月丙申上幸華州九
月己卯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張全義諸關東諸侯
俱上言秦中有災請車駕還都洛陽全忠全義言臣
已表率諸藩繕治洛陽宮室優詔答之天祐元年正
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

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
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
國賊崔允召朱溫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
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閏四月丁酉車駕發陝
州甲辰至東都由徽安門入是日大風雨跬步不辨
物色日暝少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宮御正殿宣勞從
官衛士受賀乙巳上御光政門大赦制曰乃睠中州
便侯伯會朝之路運逢百六順古今禳避之宜况建

舊京我家二宅輾轅通其左邨引其前周平王之
東遷更延姬祚漢光武之定業克茂劉宗肇葺新都
祈天永命皆因否運復啟昌期或西避於戎狄或載
殲於妖孽朕遭家不造布德不明十載以來三罹播
越亦屬災纏秦雍叛起邠岐始幸石門以避衛兵之
亂載遷華嶽仍驚畿邑之侵憂危則矢及車輿陵脇
則火延宮廟迨至逆連宮豎構結姦凶致劉季述幽
朕於下宮韓全誨劫予於右輔莫非兵圍內殿焰更九

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效指鹿而威衆矯宣天憲欺
滅外藩行書詔以任情欲忠良之獲罪雖羣方岳牧
協力匡扶拘戎律於阻脩報朝恩而隔越副元帥梁
王全忠以兼鎮近輔總兵四藩遠赴岐陽躬迎大駕
辛勤百戰盡勦凶渠營野三年竟迴鑿輅咸鑄載新
其宮闕讓珪絕類於闍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興
之運又邠岐結釁巴蜀連兵上負國恩下隳隣好焚
宮烈火更延蕪於親鄰却駕凶鋒復延侵於禁苑抑

又太乙游處併集六宮罰星熒惑久躔東井元象薦災於秦分地形無過於洛陽爰有一二蓋臣洎四方同志端心王室共誓嘉謀魏鎮定燕航大河而畢至陳徐潞蔡輦巨軸以皆來披荆棘而立朝庭剗灰燼而化輪奐左郊祧而右社稷肅爾崇嚴前廣殿而後重廊藹然華邃公卿僉議龜筮協從甲子今年孟夏初吉備法駕而離分陝列百官而入洛郊觀此殷繁良多嘉慰謝罪太廟憂惕驚懷登御端門軫惻興感

蓋以一人寡佑致萬姓靡寧工役艱疲忠良盡瘁克
建再遷之業冀延八百之基宜覃渙汗之恩俟此雍
熙之慶滌瑕盪垢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復四
年為天祐元年於戲肆眚閭闔即安宮闈雖九廟几
筵已闕於新室而諸陵松柏遙隔於舊都將務又寧
難申繼慕文武百辟執事具僚從我千里而來端爾
一心蒞政恩覃既往効責從新方當開國之初必舉

慢官之罰

五代史寇彥卿傳曰初太祖

朱全忠偽號梁太祖

與崔胤謀欲

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於鳳翔太祖以

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

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

屋為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

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徬徨不忍去謂其

左右為俚語云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相與泣下沾襟

資治通鑑曰正月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
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
樓裝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
號哭滿路老幼襁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
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
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戊辰以汴州為開封府建東
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西京為雍州佑國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以興唐府建東京太原府建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冬十一月乙巳罷北都為鎮州成德軍以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辛酉復西京京兆府

三年春三月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

明宗天成四年夏六月戊申罷鄴都

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月庚辰復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以西京為雍州晉昌軍十一月辛亥復鄴都

周高祖顯德元年春正月戊寅罷鄴都

世宗顯德三年春正月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民十餘萬築大興外城

宋太祖受周禪都東京

開寶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

王應麟地理通釋曰太祖生於洛陽有遷都之意晉王言非便太祖曰朕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固而去冗兵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

力殫矣

真宗景德三年春二月甲申以宋州為應天府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建應天府為南京

仁宗慶歷二年夏五月建大名府為北京

宋史范仲淹傳曰時呂夷簡執政他日論建都之事

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

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

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

呂夷簡傳曰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脩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復渡河雖高城深池何足恃耶乃建北都

神宗熙寧八年秋八月庚戌發河北京東兵及監牧卒脩都城

徽宗政和六年春二月庚寅廣京城

高宗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即位於南京應天府

紹興元年冬十一月戊戌詔駐蹕臨安

二年春正月己未脩臨安城

宋史陳亮傳曰淳熙五年亮詣闕上書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

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
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
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彰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
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
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
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園矣一隙之地本不足
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
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

斃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齊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

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
荆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
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
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徃徃倚以
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
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侯本朝
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
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

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徃徃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以形勢消長之

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遼初國號曰契丹居潢水之上名曰西樓

太祖神冊三年春二月癸亥城皇都

四年春二月丙辰脩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
為東平郡

太宗天顯三年冬十二月升東平郡為南京

會同元年冬十一月晉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
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於
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
東京

聖宗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都

興宗重熙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改雲州為西京

金之先在混同江長白山至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額訥格爾額訥格爾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於按出虎水之側太祖建國稱京師

熙宗天眷元年秋八月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

海陵天德三年春三月壬辰詔廣燕城建宮室夏四月

金史卷之二
卷二
丙午詔遷都燕京

貞元元年春三月辛亥至燕京乙卯改燕京為中都府
曰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

正隆二年秋八月甲寅罷上京留守司 冬十月壬寅
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
而耕種之

金史海陵本紀曰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為國
中者以違制論

三年冬十一月詔左丞相張浩叅知政事敬嗣徽營建
南京宮室

六年夏六月癸亥至南京

世宗大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為上京

宣宗貞祐二年秋七月遷都南京

金史完顏額爾克傳曰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
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
臺以為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

輕入應三鎮近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為晝攻
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
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

撒合輦傳曰宣宗改河南府為金昌府號中京又擬
少室山頂為御營命伊喇聶赫築之

元初國號曰蒙古太祖始即位於諤諾河之源十五年
建都和林

元史地理志曰和寧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喇和林

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前
後五朝都焉

世祖以憲宗六年春三月命僧子聰

後名劉秉忠

卜地於桓

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室

中統四年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為上都

至元元年八月乙卯改燕京為中都

四年春正月城中都始建宗廟宮室

九年春二月壬辰改中都為大都

元史劉秉忠傳曰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水東灤水
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
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

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
大都

二十年夏六月發軍完大都城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

三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勳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三

崑山顧炎武撰

關中一

周

春秋傳曰昭公四年楚椒舉對靈王曰康有鄴宮之朝

注鄴在始平鄠縣東有
靈臺康王如是朝諸侯

詩文王有聲箋曰文王作邑于豐立宮室

括地志曰豐宮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牝魚躍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又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司馬法曰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淮南子曰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

春秋傳曰僖公十五年秦獲晉侯乃舍諸靈臺

注在京北鄆縣

周之故臺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水經注曰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雍靈沼

詩正義引鄭元說辟雍及靈臺靈圃靈沼皆同處在郊

括地志曰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

詩靈臺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辟雍文王之學曰水旋丘如璧靡辟靡以節觀

者正義曰水旋丘如璧圓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

必高于水外止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大戴禮曰明堂外水曰辟廡白虎通曰璧者象璧圓以法天廡者壘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廡

武王之學

王制曰天子曰辟廡諸侯

曰類宮

史記封禪書曰豐瀉者天子辟池

索隱曰即周天子辟廡之地正義曰周

文王豐鄗皆置辟廡故秦立祠

三輔黃圖曰文王辟廡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廡

淮南子曰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

著猶圖也

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註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祀

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上南鄉去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

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
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

先代
反

世告

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
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
成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周書明堂解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
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
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
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个右
為右个

大戴禮曰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

戶也白綴牖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
二堂室四戶三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以
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
名蒿宮也

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
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牕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
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

二牖法七十二風

漢書應劭注作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竹書紀年曰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

九年築春宮

十四年五月作范宮

十五年作重璧臺

春秋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靈王曰王是以獲

没于祗宮

謂周穆王

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東南之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帝王宅京記

五

漢書劉向傳曰宣王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秦

漢書地理志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壑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

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
習馬得華駟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
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
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

秦谷是也至元孫氏為莊公

師古曰氏與
是同古通用

破西戎有其

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洛邑襄公將

兵救周有功賜受却艷之地

師古曰却
亦岐字

列為諸侯後八

世穆公稱伯以河為境十餘世孝公用商鞅制棘田開

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
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恬
威燔書院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
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釐公
劉處豳太王遷邽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
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鄆
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

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

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腹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

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

涇水漑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

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陵師古曰訾與貲同蓋亦以

強幹弱支師古曰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支非獨以奉山園也是故五方

襍厝晉灼曰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

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

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

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嫁娶尤

崇侈靡送死過度

又曰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
居什六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師古曰
夏中國夫
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
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史記年表曰襄公八年始立西時祠白帝索隱曰時止
也言神靈之

所依
止也

本紀曰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十年初為廊時

索隱曰廊音敷地名後為縣屬馮翊

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于廊

衍

索隱引鄭衆注周禮曰平下曰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

其祠之于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時

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

自古以雍州積高明神之隕故立時郊上帝與諸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措

紳者不道

索隱引鄭衆注周禮曰措讀曰荐謂進而置于紳帶之間

年表曰十九年作祠陳寶

封禪書曰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

城祠之

蘇林曰質如石也
索隱曰云語辭也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

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

其聲殷云野雞夜雉

臣瓚曰
殷聲也

以一牢祀命曰陳寶

正義
曰三

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上有石雞括地志云陳
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

城中今陳
倉縣東

本紀曰武公元年居平陽封宮

正義曰宮在岐
州平陽城內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

大鄭宮城也

宣公四年作密時

正義曰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
鄰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

封禪書曰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

始皇本紀曰康公共

恭同

公居雍高寢桓公居雍太寢景

公居雍高寢躁公居受寢

年表曰靈公三年作上下時

封禪書曰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

白帝

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按本文明言作畦時櫟陽不當在

隴西也又以上諸時皆在雍孝公徙治櫟陽適有雨金之瑞故即其所都之地作之安得遠立祠于隴西哉

本紀曰獻公二年城櫟陽

史記正義曰櫟陽故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又曰括

地志云櫟陽故宮在雄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

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

始皇本紀曰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

應劭曰古者以銅為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錄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宮庭

中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一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

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曰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

長樂宮門漢書郊祀志云甘露元年夏建章未央長樂宮鐘簾銅人皆生毛長一寸許時以為美祥魏志董卓

傳云悉椎破銅人鐘簾及壞五銖錢更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餘枚徙清明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

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後石虎徙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徙天下豪富于咸

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放

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正義曰今咸陽縣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至涇渭

正義曰雍門在岐州雍縣東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

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

索隱

曰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

自極廟道通鄴山作甘泉

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

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甬音勇

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

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正義曰房曰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

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是阿房宮城東面也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南

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索隱曰天官書云天極散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

之阿房宮

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房高也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

萬人

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陰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

乃分作阿

房宮或作麗

麗與驪同

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關中

也寫輸

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

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

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故云復土

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

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

水經注曰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

又曰鎬水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南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止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門也

漢書賈山傳曰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鼓鐘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有橐泉宮孝公

起祈年宮惠公起

史記正義曰祈年宮在岐州西故城內

棧陽宮昭王起

在岐州扶風縣東北

鄠有資陽宮秦文王起

亦在倍陽漢書東方朔傳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

陽即資陽也其音同耳在鄠縣西南二十三里

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王起

蓋屋有長陽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

好畤有梁山宮始皇起

史記三十五年幸梁山宮

號有號宮秦宣太后起

在今岐州號縣界

美陽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

三輔黃圖曰西垂宮

見上

平陽封宮

見上

蕪年宮秦穆公所造

漢志作惠公

橐泉宮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宮祈年觀下

步高宮在新豐縣亦名市丘城

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

贊陽宮

見上

棧陽宮

見上

號宮

見上

信宮亦曰咸陽宮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阪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繳立

石柱

水經注曰橋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

咸陽北至九

峻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朝宮始皇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鑿高三丈鐘小者皆容千石也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

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
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
規恢三百餘里閣道通酈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
為闕絡樊川以為池作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
為門

興樂宮秦始皇造

見上

鐘宮在鄠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為鐘鑿

此或其處也

蘭池宮史記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

俱夜出逢盜蘭池漢書渭城縣有蘭池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蘭池陂

即古之蘭池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

李善文選注

咸陽縣東南三十里周氏陂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

梁山宮在好畤界古云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即此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

以為名史記二世乃齋于望夷宮

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

處是也

林光宮二世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咸陽故城在今咸陽東二十里自孝公至二世並都此城

馳道紫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註曰天子道也
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
曰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

海之觀畢至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
行中央三丈不如令沒入其車馬

漢書鄒陽傳曰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韓非子曰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築橡果粟
粟足以活民請發之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三